

为满足虚荣摆阔,不想别人信以为真 假“富二代”落入局中局

《检察日报》张士海 高翔

先是设赌局让“富二代”欠下巨额赌债,在多次要债无果的情况下,又设局让这名“富二代”成为“诈骗犯”,随后向警方报案,试图通过警方的压力逼迫“富二代”给钱。最终,设局者锒铛入狱。

报案

2019年2月20日,王刚来到公安机关报案,称自己被骗了几十万元,而骗自己的是一位熟人,叫李挺。办案民警立即给王刚做笔录,询问被骗经过。

王刚告诉民警,2019年1月,朋友胡严找到他,说朋友李挺想借34万元应急,可以用房子抵押。他说借钱可以,但胡严必须作为担保人才能借。

几天后,胡严打电话说愿意作为担保人,双方相约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某商业中心见面。经商议,双方约定,李挺借款34万元,期限半年,用房子做抵押,并当场签订下借款合同。

当时已下午5点多,因担心房管局下班,王刚提议第二天再去办抵押手续,办完手续再给钱。但胡严说李挺急着用钱,让王刚先将钱给李挺。王刚便将34万元现金交给李挺,李挺写了张收条,并将房产证交给王刚。

第二天,王刚打电话给胡严和李挺,约他们一起去办理房产抵押手续,但两人都说当天有事。第三天,王刚再次打电话给李挺,没想到李挺说房产抵押手续办不了,因为用来抵押的房产证是假的,并答应三天内将借款归还。

此后几天,王刚多次打电话向李挺要钱,但李挺都回复几天后肯定能还。又过了几天,王刚发现已联系不上李挺和胡严,赶紧到公安机关报案。

随后,王刚向警方提供了他和李挺签订的借款合同、收条,以及李挺交给他的房产证。

警方随即找胡严谈话。胡严告诉警方,他与李挺、王刚是朋友。2019年1月,李挺找到他说想借钱急用,想到平时李挺消费水平很高,感觉他有钱,他便联系了专门从事民间放贷的王刚,并同意给李挺做担保人。当时李挺确实向王刚现场借了34万元,并当场将房产证交给了王刚,但没想到两天后接到王刚电话,说李挺的房产证是假的。他立即打电话质问李挺,李挺承认因为急着借钱,就用了假的房产证蒙骗王刚。此后,胡严多次到李挺家要钱,但一直没见到李挺本人。

随后,警方前往房产管理部门,经查,发现该房产证信息为假冒。综合以上证据,办案民警初步认为,李

挺的行为涉嫌诈骗。但李挺已不知去向,警方遂以涉嫌诈骗罪对李挺立案侦查,并将其列为逃犯网上通缉。

反转

2019年4月28日,警方将李挺抓捕归案。李挺对欠王刚的钱不持异议,也承认用假的房产证欺骗了他,但关于这笔钱的来龙去脉,却与王刚的说法大相径庭。

李挺告诉民警,他于2018年认识了胡严、姚强等人,此后几个人经常一起玩,过程中认识了王刚。家境一般的李挺很要面子,平时花钱大手大脚,还说自己父亲是大老板。

2018年12月的一天,姚强说王刚在某小区开了赌场,让李挺和胡严陪他一起去赌场玩。

开始两天,李挺在赌场没有参与赌博。第三天,赌场人不多,大家就怂恿李挺去玩几把。李挺没好意思拒绝,结果一下场就赢了几千元。次日,李挺主动参与,又赢了2000多元。

连赢了两次,第三天李挺又主动坐上了赌桌,没想到这次输了3万多元。因身上没钱,他就向王刚借。

为了翻本,李挺继续赌博,但每次都输,每次输的钱都是向王刚借的。2019年1月14日,王刚和李挺核对欠款数目,发现已欠34万元。

不久后,王刚开始向李挺催债。这时,姚强给李挺出了个主意——办个假房产证糊弄一下王刚。李挺觉得可行,便通过路边小广告找人做了个假房产证,约上胡严去见王刚。见面后,王刚拿出李挺之前赌博时写的欠条,与李挺改签一份借款合同,并由胡严担保。

第二天,王刚找到李挺说要去办理抵押手续,李挺只得承认提供的房产证是假的。王刚大怒,给李挺最后通牒:要么他立即报案,要么李挺在一个星期之内还钱。为了躲债,李挺次日便外出打工,换了手机号。

真相

本以为抓到李挺就可以顺利结案,没想到李挺和



王刚关于欠款的说法差距很大。签借款合同当天,李挺到底有没有拿到现金? 欠条上的这34万元到底是不是赌债? 二人说的到底哪个是真的?

为了弄清真相,警方随即再次找王刚谈话。在一番政策教育后,王刚终于如实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。

王刚交代,他通过姚强和胡严认识了李挺。李挺称自己父亲是做工程的,非常有钱,在南京全款买了房,自己近期准备买辆豪车开开。而且,李挺每次花钱都很大方,王刚等人觉得他真的是“富二代”。

一天,王刚和姚强在一起聊天时,姚强提出,李挺家里如此有钱,不如想法子从他身上弄点钱花花,王刚当即同意了。经过一番商量,二人决定通过设赌局的方式骗李挺的钱。姚强又将这一计划告诉了胡严,希望胡严能配合。因为姚强欠自己不少钱一直拿不到,胡严觉得如果姚强能从李挺那里骗到钱,自己的钱就能拿回,于是同意配合。几个人依计行事,很快让李挺欠下了34万元。

然而多次要钱无果,王刚和姚强又想出了一个“妙招”:先由姚强假装好心出主意,让李挺去办个假房产证糊弄王刚。随后,王刚再凭借这个假房产证到公安机关报案,谎称李挺骗自己钱财,以此向李挺及其父母施加压力,逼迫他给钱。

此后,王刚多次向李挺要债无果,便拿着假的房产证向警方报案。为了尽快从姚强处拿回自己的钱,胡严按照王刚的说法,向警方作了虚假证明。

为了印证王刚的供述,警方立即再次找胡严核实。胡严承认确实如王刚交代的那样,自己与他们配合精心设下了局中局。

2020年12月3日,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姚强有期徒刑3年6个月,并处罚金3万元,以诈骗罪判处胡严有期徒刑10个月,并处罚金5000元。2021年1月5日,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刚有期徒刑6年6个月,并处罚金7万元。
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偷天换日进口“洋垃圾”,罚!

《人民法院报》严剑漪

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口了一批“铜矿砂”,没想到被海关发现“猫腻”,138.66吨铜污泥被当场查获。近日,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广受关注的全国首例“洋垃圾”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作出二审判决。法院驳回郎溪华远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(下称华远公司)的上诉,维持原判。根据原判,华远公司将与宁波高新区米泰贸易有限公司(下称米泰公司)、黄德成、薛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,连带赔偿非法进口固体废物(铜污泥)的处置费105万余元。

偷鸡不成蚀把米

2015年初,华远公司法定代表人钱卫东与黄德成、薛强等人在江苏省昆山市见面,钱卫东提出购买进口铜污泥的需求,并就价格等事宜进行了协商。薛强在韩国联系外商组织货源后,于同年9月以发去《钱总货物清单222》传真件等方式告知华远公司,清单上列明三种规格的货物:规格A铜13%、水份22%,规格B铜18%、水份50%,规格C铜24%、水份11%。

华远公司根据货物清单上的报价,向米泰公司支付了货款45万余元,米泰公司将部分货款分别转给了薛强和陈亚君,由陈亚君转给黄德成,再由黄德成在上海港报关进口。于是,138.66吨的铜污泥被乔装打扮成“铜矿砂”进行了虚假报关,不料货物进关时被海关查获。

上海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认为,这批铜污泥中含有大量重金属,应从严管理,委托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

证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。经上海市价格认证中心评估,处置费用为105万余元。

2018年9月,法院判决米泰公司等被告人犯走私废物罪,判处米泰公司罚金20万元,黄德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30万元,薛强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万元,米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楠有期徒刑3年,缓刑3年,并处罚金5万元。

2019年6月,检察院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,请求法院判令米泰公司、黄德成、薛强、华远公司4名被告连带偿付非法进口固体废物(铜污泥)的处置费。

审理中,米泰公司和薛强提出要追加米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楠、实际经营者陈亚君为共同被告,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,张楠、陈亚君二人在本案中均以米泰公司的名义对外进口固体废物(铜污泥),系职务行为,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,应由米泰公司对外承担民事侵权责任,故对追加被告的意见不予采纳。

一审法院判决后,华远公司不服,提起上诉。



环境有价 损害担责

华远公司上诉称,法院应该依照刑事责任的判决确定公益诉讼的赔偿责任主体,该公司未被刑事处罚,所以不应连带承担处置费用。

对此,上海高院认为,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相互独立的责任形式,行为人未在走私废物犯罪案件中被处刑事责任,不代表其必然无需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,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,需要依据民事法律规范予以判断,若符合相应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的,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

上海高院还认为,国家五部委于2014年12月30日联合发布的《进口废物管理目录》之《禁止进口固体废物名录》明确规定,2015年1月1日起禁止进口主要含铜的矿渣、矿灰及残渣。本案中,华远公司作为固体废物处置企业,明知国家含铜固体废物进口管制规定,仍主动提出购买进口的铜污泥,并积极与米泰公司、黄德成、薛强商议,存在共同侵犯我国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共同故意,存在共同侵权行为,符合共同实施环境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。

至于被告提出的“铜污泥被海关及时查扣,尚未造成实际的生态环境损害,侵权行为人不需要承担消除危险”这一说法,上海高院认为,对于非法入境的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,即使因被查扣的固体废物尚未造成实际的生态环境损害,侵权行为人仍应负有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。而且,“环境有价、损害担责”,针对非法入境而滞留境内的固体废物,无害化处理是消除危险的必要措施,相应的处置费用应由侵权行为人承担。